

報晶

例刊告廣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
每行刊費洋一元中報全
洋三元六角登照長期
面議封面及新聞中報加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格價報
計外埠各埠加寄費在內
計外埠各埠加寄費在內
計外埠各埠加寄費在內

致深人雅

中國南洋兄弟
煙草公司謹啟

金馬牌香煙
請吸高等國貨



醫廣登招

凡欲登報者請向本報接洽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二二

德國醫學博士 江達生

花柳肺癆專科

專治花柳肺癆 專科專治

美國工人太陽燈

專治一切皮膚病

（四二六一央中話電）

上等貨色 中等價錢

VICTORY CIGARETTES

上海永泰和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敵牌之出品

各種香粉 各種牙膏 各種肥皂

（一）各種香粉 （二）各種牙膏 （三）各種肥皂

化無用為有用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二二

西醫張世明

癩子頸膏藥

專治癩子頸 專科專治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冬令宜服 純正 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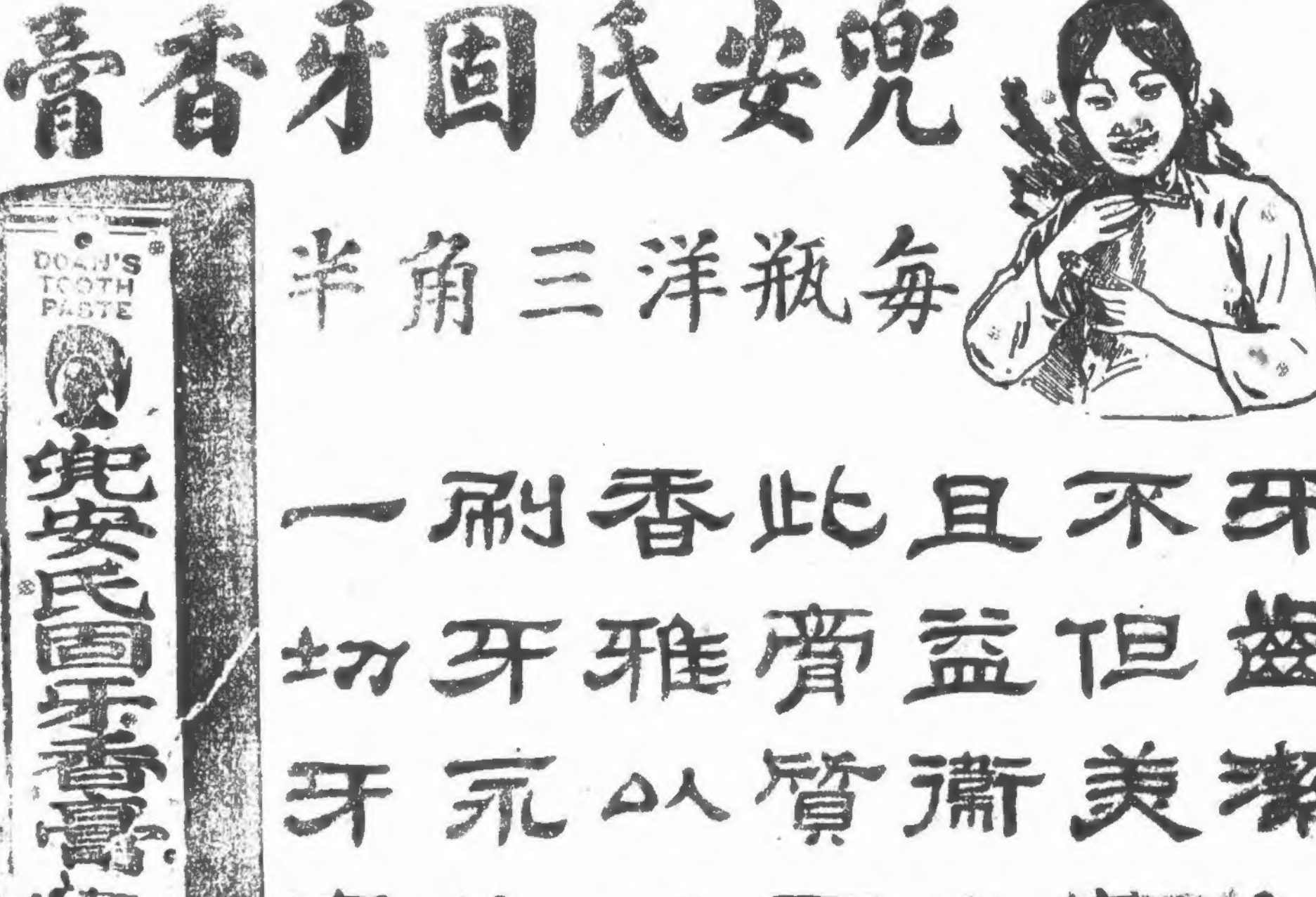
精麥 膠蜆鯉

專治虛弱 補血強身

安氏固牙膏

每瓶洋三角半

一刷香此且牙 牙雅膏益但齒 牙元人質衛美潔 牙免此良生觀白



(霜丹

日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印

議員圍了，自己說拿的太長，讓身分就相次長，樣實有說呢，我眼睛還未看見，聽長呢，這些比來說身分的議員，那裏有老師那裏麼？頭的去看見，拜壽的議員回來，他說起老師那裏，就怎麼好？酒怎麼好？不去拜壽的，聽着罷了，誰敢擡嘴呢？好了，也有吐氣的日子了，寫封信到徐杭章先生這裏來申問，就要上了題名的簿子，幾多麼榮耀，到底讀書的人，是有點古道呢，下面章先生過生日，務必多叩上幾個響頭。

(金丹)

生以八十老矣、與僕有沒、今復相見、亦年過半百、而亦粉黛登場、犧牲色相、此二老者、可謂曲中之大老矣、

好的也偶然能得到一二篇，那裏真神妙的玄妙神秘之不領悟作品，也著實不少，據那些提倡寫實派的先生們說，除了寫實派，竟不成其爲文學，便是惡趣味，便是禮拜六派，不過我對於寫實派小說，抱一個很大的疑義，就是那言語問題，譬如我讀

10

1

申之舉，而極個人注意者，則有所謂
徐老本即係演兒等劇也，自來拉
徐老本者，即在男子中，亦須求之
青樓美者，故年過花甲，或即改學生
一，今徐老本太開闊，一日飾旦之
色，色尼，有見之者，謂其手段不軌，
台步工，經無鑑之態，以爲燕婉
之求，而且能將少年尼給一種惡聲
滿治之情，曲曲入心，故徐老本聲
動也，雖有女曲工，我不想像老伯母
又知，如此傳出我輩年輕人之神情，
一，如女人云，惟人心演，人敬慕之，
竟竟給他人入心演，獨謂國風
曲爲中興時代，如蘇州俞粟生所
寶小，說家位筆下，竟弄來弄去，只
這一種言語，
寫實派既把中國複雜的言語，寫
一種，那便還不要說起，我們把範
放得大些，也可以說中國人現在
是中國話，也就不錯了，況且現在
育家都在那裏提倡用普通話語做
種種筆例，
但是他們筆下寫出來的那種言語，
中國全國國風，有這一種話，實
無論尋到什麼地方，總找不到一
樣這種抄撰中國話的人來的，就
作者自己，平日也並不說着這種話
讀者讀了之後的不明白，比曹波

大 小



蘇蘭舫、工正工青衣、余在京、什觀其與方震濤、合演浣紗記一場、（公魯識）

10

名氣，輪到他的技藝。第一，柳子出
身，蹣子是很有工夫的。第二，嗓子
響不十分好，可是他會唱，所以他的
花旦青衣，都還可以取譽。是個角
兒了。自從春天游，好幾個月，沒
有看牡丹了。這回第三天晚上，正趕上
牡丹在天津堂上，第二天最巧是西湖
主，友人王君曉齋演戲來，問我是
什麼？我說：『要照牡丹，也得認真
給他們說說。』要照牡丹，這就隨國
便，到了台上，淨出笑話。那不是
自己跟自己過不得關，俗語說得好，
『我難自己，還得嫌來扶持。』我願牡丹
這句話細細的捉摸捉摸。

醫杏館

不是陳子孝的小人，我說這是我的一朋友，當代小說大家楊德恩寫的。與陳子芳當年所唱，迥然不同。王君是去餞飲，到了戲園子裏，是男女合歡，沒有一對可以看的戲。這個罪就受大了，壓軸子是三廟子。上星期六晚，小世界一喝戲公司，特徐太來客店，幸遇繁友，結得半生已薄無餘地，曲盡繁友九時半。同時席者，為張君一葦，宣君古愚，張君上丹，張君一葦，徐余諸其粉。上丹賞荷，一葦談余識其粉。

(續再)

此外如：英皇駕臨，英王宴會，大總統、客次、院院、點點、華華、文獻、藏藏、實地、大說其吉、利活、龜放鞭炮、萬寶、賀歲、八元或十二元、一元節底、多末、大費小夥計、以六元起碼、盡益發、一爲老郎、所謂老郎者是也。若梨園界之老郎即御侍稽禱。期、開爲正月六月冬月之期。是日。

不願辭家者，則買六元之日，亦如女生及客當住，其開館之例，亦如老郎會，如斯種種，已極瑣屑增之能事，顧自滲入目光視之，惡猶其範圍也。

遠巷之中，差堪慰我寂寥者，爲孤獨悲中之二，初至者曰小尊慈，慶和班，彼此相對久之，不知隨作

2

10

民國之官。如現時左右時局之災曹。實穿黃馬褂下用跪進三字。善惡係
亦均有轍頭。吳係七千。曹則不
知確數。商民所報効者。以粵東為最
其收得三十餘萬。罰公善報。所
送禮物。均係公私兩份。用民國旗
識大險以私入論。未免太無良矣。

•

—

不仰賴我們這世界的事情，但是如京津落馬人，在河北，
所談的卻是花界情形。於是我不能
不說的是：「下關觀察」一篇是「黨風惡」一瞥；
與政好合」作了兩篇文藝，一篇是
招牌，不必親自出馬，這回旅行回來
彷彿是一位領兵的元帥，且須選籌
大錢先生當副統，不輕易見客。

外縣道台王君，有妓夥一人，持簪鏡
四五十個銅子，有妓夥一人，持簪鏡
四五個銅子，有妓夥一人，持簪鏡

妓立院內進客付茶兩元二枚抽銀三
枝如爲五子，或合巧可以傾紙
風味一次，名爲抽其假玉，如遇天醜
虎頭、公六、謂之大頭顱，可以得到
以人真博，算是很奇的。
落馬人，在河北，
分爲兩部，可算是一半的房了，又

10

1

不覺，雖然是要請下本家花園了，第一要緊是諸君曉得，天地間還有這種活地獄，好那主張屠場的先生們房子，在二、三不管閑窪地方，是個小矮房子，一個院子，有四五間，五六間不等，大概因為牆上刷着石灰，所以叫白房子，那些搽抹粉粉的活役文，都坐在院子裏，逛的人打門

二齣爲張文龍之花打鼓，此君於十多年前曾數見於漢口聚賢齋園，其時猶在稚年，今長成如許矣，歌聲清亮，大足悅耳，聞隔牆有人云：風歸，子竊思以之拾楊柳人說揚州話，却非常相稱，或又曰：鳳凰，鳳凰，吾不識鳳凰人究竟如何，故莫敢許評，末嗣王克琴雙記上場白曰：君是，君是好戲，王瑞卿之京白，在男伶中無第二，而克琴之京白曰：坤伶花日中亦蓋無匹也，此君之劇在十年前，亦曾於漢口怡園教戲，見之，今演幾多矣，年見忽感傷不已，不自知其故也，最後聆其嘯水鵲聲，鳴打牙牌，愈增人悲憫，遂不待終場而去。

北江 廣東

■ 圖 2

只要買四萬半，但是整盤整頭去的，所以飛來找三先生，再買股票，只要買四萬半，以買得，叔凌運道元生，六釐外大的，太穩了，保不三先生後悔，一跌就差不多沒有人要了，沈嘉運也，據我眼光看來，不至再跌，這年中，定然發兌，到發兌時候，漸漸的漲起來，或者到那時賣掉，或等息以後賣掉，總之這種東西兩端在價值裏是不對的，一有機會就賣掉，多幾毫可以賺幾個錢，這個錢是公債裏，我們的眼光，大概只有一兩年，叔凌運道，不知道路可靠得住嗎，現在外面滑頭買太多，一個不留心，上了他們的當，沈嘉運這三先生說笑話了，我們這種習慣多，一天到晚出出進進也，也不知道要多少，要是滑頭，也逃不過我們的眼睛，要不然，我們也不成其為一個股票公司，所以這是一，他朋友說，他看見要公報的，三先生我決不會給你當上，叔凌運道，既然當的，待我考察盡公報的，三先生我也不多要三萬塊錢，不能如你姓胡的，明天給你回信，沈嘉運道，到底差不多要三萬塊錢，因事，不知你姓胡幾大，給你回信，沈嘉運道，三先生知照的，薄幾一些，因為他姓胡幾大，天給你回信，沈嘉運道，說了別的股票市面，沈嘉運道，中國的股票生意不大好做，不比外國，

日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